



古今治平略

保 4  
5071  
25-22





門 保 4  
號 5071  
卷 25-22



古今治平畧卷之三十一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 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 鍾名臣鼎揚父較

馭夷篇中

汴宋馭夷

宋興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為國是歲金繒以為奉胡  
逆奉胡羗逆奉羗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日契丹其  
西戎日拓拔夏云契丹之先日東胡至阿保機并室



韋女真奚靺諸小國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亦曰蕭氏爲地皇后死爲契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當後唐時石敬瑭以晉陽反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于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于遼稱子男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驚怠而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爲三西出雁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

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陷虜思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瀚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遂入大梁滅晉廢其君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餉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旣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見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



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也我去矣又時已熱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行至臨洛殺胡林而死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剖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弑蓋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于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棣所屬任者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

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謠爲誦笑于是契丹主賢扣關遣使奉書幣講好而和議始于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惟所命于是遼將耶律沙帥師來救漢前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既下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勝也



不可失者時也。帝遂發太原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大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邪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征失律貶之。自是而契丹之好遂絕。九月，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

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匡嗣棄騎，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五年，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楊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徃出鴈門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將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卽引去。主將多嫉之，或譖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冬十月，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哥追至莫州。



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軍已破契丹帝次大明諸將復戰于漢州敗潰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謹之則戎虜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蹂躪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沿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于趙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

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悠息矣民獲悠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乎爭尺寸之事角夷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夷狄末也中夏內也夷狄外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于天下之民耳推恩者何在平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矣六年田錫言



曰臣聞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取舍無惑思慮必精夫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應靜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今北鄙繹騷蓋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爲捷矜捕斬小勝爲功賈怨結仇興戎致寇職此之繇前歲邊陲倣擾親迂革輅戎騎旣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內勞煩耗歟可勝言哉伏願申飭將帥慎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俘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亭

障之地可積軍儲然後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旣心服而忘歸則力省而功倍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貴深謀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心不得不憂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焉書奏上嘉之嗟乎二人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蓋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



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久之契丹主賢卒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主少母專政嬖倖用事宜可伐于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陞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望重母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虜不暇援山後山後諸州克而并兵乘范陽

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暉精銳夜掠單弱以怖師而潛軍鈔饒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勅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違制戰岐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瀕沙河而蹙追大至又大敗于



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師徙雲應朔寰四州  
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真京西河東而彬信等各貶  
秩有差帝大愧悔蠲河北租給復者三年是役也帝  
獨與樞密院計興師中書不預議故悔蓋自是中國  
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幽薊事矣既而開國  
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吏士益罷慙于兵  
楊業與虜戰于陳家谷敗劉廷讓與戰君子館又敗  
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人虜時時  
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

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顧獨請益兵于是始  
料河內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猶不足號役兵  
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凜凜也時契丹與中國  
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真宗嗣位賜邊  
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主隆緒大舉兵入寇  
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時孫何從幸大名  
詔訪邊事何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  
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于百王精  
兵倍于前代分閫仗越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



遺君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膻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風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鄰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卹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

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輪者何敵騎往還姦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相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閭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馳角彼趨捷錢若水又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日擇郡守二日募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選沉厚有謀諳邊事



古今治平略 三十一  
者任爲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巡簡。許召勇敢之士。爲隨身部曲。廩膳不充。則官爲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爲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苟無大過。勿爲替移。倘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敵人不敢近塞。何謂募鄉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沿邊民。爲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懷惠。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苟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

患。患在困民力。望令緣邊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鼓旗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緣邊。倘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內。去歲傳潛以八萬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鑿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慎選將。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啓戎心。况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



又無舉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靜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戎卒驕情今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稽之皆以思親爲言此蓋令之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况臨大敵乎且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場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咸平間契丹歲侵邊界所在擊走之六年上詔鎮

安軍節度李繼隆論邊事且議親征繼隆曰陛下向來制置邊備分任將帥悉合機要至戎人入寇蓋亦常事上如太宗朝亦有城堡失陷然終不能爲害願專責將帥不須戎輅親舉至景德元年閏九月虜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保州三路攻保州不利別部寇岢嵐軍知軍賈宗擊敗之十月戎王與母率衆至唐河三路都部署王超按兵以待旣而不交鋒緣胡盧河而東虜遂南熾攻圍瀛州詔威虜岢嵐軍保州莫州北平塞部署



入北境腹皆縱擊以分其勢既而大破虜衆捷奏連  
上十一月虜衆擊攻瀛州晝夜鼓噪大設攻具負板  
秉燭驅奚人乘城城上發礮石巨木擊之皆墜戎首  
與母復鼓衆四面急擊矢發如雨虜爲城兵所殺者  
三萬餘人傷者倍之圍遂解獲鎧甲兵矢數百計又  
以遊兵逼冀州城知州王嶼擊走虜衆猶二十萬詔  
諸路兵會天雄軍方是時契丹內寇縱遊騎掠深祁  
間小不利輒引去時寇準爲相曰是徂我也請練師  
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及虜衆過天雄犯德清

抵澶邊書告急一夕凡五至中外震駭準飲笑自如  
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  
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淵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  
駕起帝難之亦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  
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詔群臣問方畧旣而聞  
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人情愈恟懼叅知政事王欽  
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  
問準準曰爲陛下畫此策者可誅也陛下神武萬邦  
協和若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以老其師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前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人心崩潰。彼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澶州。二人繇是怨準。庚午發京師。準以欽若多智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起援者。日至。陛

下何疑而不進乎。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卽麾衛士進。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畱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



憂相持十餘日。會契統軍撻覽爲下所射殺。乃請盟。而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

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帛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寇準之力也。方契丹主使王繼忠議和。擇可使契丹者。曹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以利用應。帝曰：此重事也。毋輕用人。明日。樞密使王繼英又薦利用。遂授閣門祗候。崇議副使。奉書詣契丹軍。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



古今通考卷三十一  
還帝壯其言利用馳至軍中耶律隆緒母見利用車  
上車既設橫板布食器召與飲食其從臣重行坐飲  
食畢果議關南地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  
用再使契丹契丹母曰晉德我界我關南地周世宗  
取之今宜還我利用曰晉人以地界契丹周人討之  
我朝不知也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  
割地之請利用不敢以聞其政事舍人高正遂據前  
日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歸則愧吾國  
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

兵結釁不得而息非國利也契丹度不可屈和議遂  
定利用奉約書以歸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爲折  
衝諸規畫足措勝契丹深入而挫虞難復故與和而  
固所謂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慈仁憚兵許歲  
幣過適靡國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真宗  
崩契丹主隆緒集群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  
作樂毋犯真宗諱祭奠吊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  
通邊城晏閉黎民土著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  
利未有也慶曆二年契丹主宗真初立謀欲得晉高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祖所與關南十縣聚兵幽涿聲言入寇遣其臣蕭英  
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  
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  
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  
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應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  
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使英  
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  
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  
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

所欲得者告弼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以一事塞之足  
矣具以聞進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  
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見契丹主曰兩朝  
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  
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將以何  
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  
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  
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汴宋馭夷

卷三十一

十六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中國提  
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而能保其必勝乎就  
使其勝聽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  
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  
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獨元昊也塘水始于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  
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  
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  
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劉六符曰吾王耻受命幣

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  
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  
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  
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負弼同獵引弼馬自  
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求弼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  
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  
獵罷劉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  
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  
嫁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諭弼使還曰候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臣致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故夷簡曰此誤耳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行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旣增我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之于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

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于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于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畱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具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曰二字臣以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  
與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和好  
復定而契丹平時契丹實顧惜好幣特爲虛聲以  
恫喝中國而中國方困于西憚事許與彌過適而國  
力益靡弊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賢  
哲林立國勢鞏于磐石而外彙隨弭雖不至戰亦所  
謂可以守而後可以也和也巳詔冊元昊爲夏國王且  
行會契丹來言西事詔需虜使至乃發弼以樞副爭  
之日不可今先虜使未行至則恩自我出虜使至國

許和衡歸彼矣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受輸幣  
而元昊方伐呆兒族地迫于河東帝問弼虜得無與  
元昊計合乘我乎弼曰虜自得幽薊不復蹂河東入  
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  
薊之虛也今豈遽此出哉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  
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豈宣言受禮雲中乎  
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  
獲重弊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  
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或請調發爲備善弼日以虜虛聲故而驟有調發正  
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入寇者臣  
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調嗚呼敵國之患起于  
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供無厭  
而能久安于無事者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  
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  
何也其無乃出于倉卒而備于一時乎且夫兵不素  
定而出于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  
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

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于求和求和而自  
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  
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于民加賦而不已則  
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動  
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是故蘇洵之策有曰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旣固矣盍釋其末以息  
肩乎日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古者夷狄



古今治亂 卷三十一  
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  
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  
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于侵  
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  
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  
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  
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  
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

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  
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耻之內憂而不  
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  
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項戰奪之後中國  
溢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  
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  
疆固百倍于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  
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唐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  
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夫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使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

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于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隙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其志不止犯邊而力猶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也。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亦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于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于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晁錯之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也。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



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于不免。與其發于遠而禍大。不若發于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于今。方且以

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大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得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之意此晁錯所以爲愚也。雖然晁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爲終不敢與之抗。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于是宣言于遠近。

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于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于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于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于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于怯。不可以施之于智。今夫叫呼跳踉以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于卒。不然徒自斃其力于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蘇軾之策有曰：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

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于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于三寸之童，彌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征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于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于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



天下百變而卒歸于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利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向者寶元慶曆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恃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太而權不在焉

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旣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于戎狄蓋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疆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鯁鯁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且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命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書聖人發度之所

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繇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



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  
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  
中國之不可行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韞冕而  
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  
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  
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  
玉服韞冕垂旒而欲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  
魚鱗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  
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闔廬夫差又

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疆  
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于越夫吳之所以強者  
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  
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羗之類  
紛紜于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  
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資驅駕一時之賢  
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于覆亡相繼遠者不  
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于無法也而束縛  
于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無法君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為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于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

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于○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為○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足○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于○其○間○固○亦○有



古今通考卷三十一  
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于公卿鞭朴行于殿  
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  
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  
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繇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  
地自古號多雄傑名于圖史者徃徃而是自宋之興  
所在賢俊雲合嚮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  
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于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  
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  
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將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

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  
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  
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衙窶藪也  
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  
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  
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  
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  
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所決也夫蠻夷者以力  
攻以力守以力戰願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



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蘇轍策有曰北狄之民其性譬如禽獸便于射獵而習于馳騁生于斥鹵之地長于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飢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于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守領者蓋以異于

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羶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之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衆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休兵養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游緩帶不識兵革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爲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爲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有者矣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于山東小戰則殺人大戰則割地兵之

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渙散之兵合縱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推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爲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爲不可蓋天下之士所爲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爲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無知之人交歡  
納幣以爲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  
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愚  
以爲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爲  
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  
之志復壯。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雖然。天下  
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  
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  
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

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  
受其病者。昔匈奴之于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  
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于民  
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  
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  
爲意。以求全其民。至于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  
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  
半。洗除先祖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  
以加矣。而內自疲敝。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



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恐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算矣今者中國之弊在于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貧無所就其利而徧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雖知

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之賂不可去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敗而賂必至于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于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恣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

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于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內蒐兵練馬擇其情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強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強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



勝而弱中之強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

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拔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既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獻見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為怨願納土畱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使曲赦所部遣使者護其總麻以上親赴闕而弟繼  
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普  
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投夏銀等州觀  
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卽復還繼  
遷視之蔑如也繼至鎮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令悔禍  
歸款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  
而繼遷爲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  
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  
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

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帝怒其反覆趣進師  
得繼捧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  
夏綏宥靜之地時窺邊咸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  
賢言自清遠軍陷青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  
而勢孤此繼遷覬覦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  
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觀蕃部大族首領類多與虜隙  
宜可致誠能封其首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  
稟命而緣邊之勢張廊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  
熱戶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至矣臣所領十二州現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聲援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狡獪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聚虜必併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資之以中興不可棄帝以問宰相李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軍民空壘歸關右民庶

息肩乎議未決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蓋宋士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悔以爲不用沆言及繼遷死子德明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子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擒之復河西爲郡縣不報而德明連表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時進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久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德明死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母臣宋德明日吾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牧自天性于錦綺何有英雄之主當霸王豈顧疲哉于是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以爲固僭號改元張官吏寇邊自河西至于臘窮山屯七萬人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宥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蕃而回紇賀蘭靈州興慶

各宿重兵爲鎮防與諸豪酋歃血結約而表請自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元昊亦遣人齎書納旌節及上所授敕告委之邊而去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狂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于是元昊拔慶州破安遠塞開永平諸砦圍延州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濶巖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時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乘勝至延



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夜至三川口四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至延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簡萬侯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許與賊遇賊蔽盾爲陣官軍擊却之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簿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平遣軍較杖劍遮留得千餘人轉鬪三日賊退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且賊

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孫等皆没于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中外大駭天子爲盱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人倚以西事于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淹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身往守延命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而下出禦寇不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敗也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三千人日大蒐使更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奸犯科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經略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以民遠輸將  
費苦請建邨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租稅就輸  
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以  
爲康定軍于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羌漢  
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公  
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諸路屯重兵  
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并兵一道鼓行而前  
可破也于是詔邨延涇原皆會師仲淹諍以爲今邊  
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賊乘關中

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稅則朝廷不得高枕而  
臥矣爲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  
可乘寇至清野使戰無所獲攻無從入而許臣等稍  
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自困此萬全計也今  
必五路並進暴師于外臣恐承平之久國無宿將兵  
無選鋒而僥倖于危事一蹉跌則平定之期益遠矣  
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不可于是詔寢兵  
會元昊請延州約和琦聞之日無約而和者謀也勒  
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



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收降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乘馬羊橐駝併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懌合軍屯好水川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穴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

營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數不多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距羊收降城五里與夏軍遇遂前格戰于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傳等皆欲據勝地俄而夏人陣中忽樹鮑老旗長二丈許懌等莫測及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壓積死懌及福沒焉琦乃自劾貶知秦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亦



奪官知耀州。于是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初，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也。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張方平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銳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

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于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方平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



所謂攻其所必救。形裕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終不果用其策。方是時。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棟赴闕。郡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方平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有旨遣使于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方平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方平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

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方平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效。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夷。遣使喻仲淹。欲移鎮。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卽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並駐涇州。許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帥涇原之師。赴之。卽聲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罷籍領環慶文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彥○博○領○秦○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于  
是○置○陝○西○五○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于  
是○琦○仲○淹○愛○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  
勇○邊○實○時○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苦○勞○賊○易  
之○而○土○兵○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  
戍○實○京○師○又○以○籠竿○城○蔽○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  
以○爲○德○順○軍○虜○吭○喉○乃○在○橫○山○請○于○鄜○延○渭○三○州○各  
練○土○兵○三○萬○爲○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爲○視○聽○候  
虜○所○不○備○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

來○橫○山○之○人○橫○山○隙○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  
靈○如○穴○中○免○可○攫○而○得○矣○于○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  
堅○西○人○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  
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情○如○此○初○元○昊○自  
怙○其○狡○習○兵○耻○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  
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  
往○相○當○而○國○中○死○亡○瘡○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財  
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謠○以○怨○之○于○是○大○困○沮  
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龐○籍○招○納○事○有○端○而



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琦上書言：「今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要之，得當而後已。待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擾之。元昊諸廂兵多在河外，必且疲于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願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期，當軍行時不以小勝小衄爲意。」

則三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晚耶？契丹見國家深長之謀如此，必懼而保盟，不復敢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意侮，他時爲中原禍。豈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預玷清班，塞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罷戍糞少自休，誠見西戎強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慎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嗟夫古之豪傑，命世者其計畫亦憂憂乎不相入哉！夫元昊雖善兵，何嘗不畏人攻，乃常使得氣去，非力不勝。諸將常惴惴自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完也。法曰：無所不備，無所不寘。又善戰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斯二者，乃自吳操之，而中國能與論勝負耶？倘中國有能制吳，令吳亦備我，吳徒蕞爾，必不支。必折而入我，斯韓公琦之所爲計也。范相持重，有體專務經理內地，行漸攻之術。余觀其在環慶時，條約諸羌如搏黍戲小兒，卒爲中國用，城大順城及細腰葫蘆諸砦，附明珠滅臧等族，環鎮道得不梗，悚讐柔降，善乎其熟策之也。可謂經國之老成，庶幾哉！金城之師乎！然好水之役，雖將失律，安得謂勿與知也。而以

偏裨爲解，大抵承平之後，論戰固難之矣。茲范相之早睹者哉。乃若次第稍定，武備漸修，斯又滅此朝食之時，而令夏竟得請和去，不若則能避之，終操制勝之權者，吳也。坐失機宜，可謂歎息。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距，今不可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無一當之者。天耶！嗚呼！惜哉！踰年元昊議約降，獨上書稱男，定固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龐籍致之闕下，且言羌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使至司



諫蔡襄言兀卒者譯云吾祖也吾祖猶我翁令朝廷  
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弼亦言契丹  
臣元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于天下矣不可  
許乃却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  
而和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始元昊之作難也  
王師屢撓常有并吞關中之意其將野利天都二人  
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鈐轄种世衡計以二人者不去  
中國之難未已也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  
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以忽怠已更挫辱苦

之察也高終銜恩無少望乃召對勞苦之曰吾已試若  
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所使之于  
是乃草遺野利書爲隱辭如嘗有私約而速其行者  
以蠟置袖衣中密縫之勅非瀆死必勿出而嵩至野  
利所致將軍命出棗一部龜一幅以爲信乃無書野  
利不敢匿上之元昊元昊痛楚之幾死終不言命曳  
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遣嵩遺野利王書戒必獨致  
野利王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以忍死者冀得間投  
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于是乃出書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謬爲野利使使世衡所  
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于是元昊殺野利世衡  
知謀已行乃設奠境上爲文言野利與天都皆有意  
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旣失二將  
羽翼鍛而勢孤遂定和本元昊所爲和者世衡間二  
將之力焉後元昊據國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  
宗初諒祚使失辭敕懲約而諒祚不奉詔顧擾邊失  
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  
虜益悖驚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畱不遣而上書言狀

于是韓魏公琦柄國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樞  
密使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爲傲琦曰諒  
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勇力而今日邊備過異時  
遠甚亟詰之必服于是詔誵牒宥州問狀諒祚果大  
沮謝罪時歐陽修亦上言曰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  
多不越歲年必爲邊患臣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  
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  
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言所謂外料  
敵情者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



古今通考 卷三十一  
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于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與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于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耳此臣竊料敵情在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邊備較彼我之虛實強弱以見勝敗之形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

嘗修緝不若往年之墮頽也土兵藩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之寡弱驕怠也大小將較曾經戰陣者徃徃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膏梁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畱心西事熟矣不若往年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徃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城壘器械不類徃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徃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



爲中國利也。此臣內量事勢，謂或如此，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我貪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謬者，攻守之策皆失耳。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旣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旣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畱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所謂思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耳。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



列兵分地而守敵得出而撓于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于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于守禦則我亦可以得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出于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又集

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黠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入深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難事也故謀旣審矣則其法也果故能動而有成功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願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諸路番漢步騎出入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所宜可先知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  
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諒祚之所爲宜先屈意  
含容而曲就之旣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  
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練將利器甲蓄資糧具軍  
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  
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已邊吏言夏將  
蒐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許招納中  
丞司馬光爭曰向者諒祚雖時有偃蹇禮節不備然  
猶稱臣奉貢未敢顯然自絕也今乃誘其叛臣以圖

之縱使誠臬諒祚之首復靈夏之土以王者之兵言  
之猶可耻也况其成敗未可知乎恐邊事之興生民  
之苦繇此而始也王者之于諸侯叛則討之服則撫  
之是以諸侯懷德畏討莫不率從去歲諒祚攻大順  
城殺畧士民今春朝貢之使不以時至當是時不能  
討也今朝廷旣赦其罪與其使者納其貢  
獻又從而誘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  
其服也信義賞罰將安在乎議者或以爲彼誘我民  
我誘彼臣何爲不可是特閭閻小人之語非知國家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大體者也。彼僻陋小羌，竊誘我民，以益其衆，仍欲以天子億兆之富，而效其所爲。耶譬如鄰人竊已之財，已以正意責之，可也。豈可復竊彼之財，以相報耶？且諒祚陰蓄奸謀，爲日固久，招納不逞之人，以爲謀主，誘脅熟戶，以徹中國之藩籬。常有據關中，窺河東之心，雖未必能然。若縱其毒蠱，亦足以爲亭鄣之患。未可以小種之羗，孱弱之人待之也。國家不幸，比遭大憂，帑藏空虛，關中之民，自經西事以來，仍苦鐵錢財力凋弊，熟戶屢經殺掠，亡失大半。縱其在者，亦懷二

心，非復得如景祐寶元之時也。當此際，深詔邊吏，崇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斤埃，以待之。猶懼諒祚狼子野心，不識恩義，乘我釁隙，侵噬疆場。又况彼不動而擾之，不來而召之乎？或者諒祚久懷逆計，以朝廷待之恩禮優厚，無因而發，故遣其部將詐降，以卜之。若朝廷受之，則將歸曲而責直，得以爲背叛之名。或者使其部將詐言勢孤力弱，不能獨置，諒祚乞朝廷遣將出師爲助，而陰設伏兵，以徼大利。此二者皆未可知也。若萬一有之，則今日受之，正墮其計中矣。縱使



名山實有降心○蓋亦私有忿恨○或別負罪惡○反側不安○欲倚大國之威○以逼其主○其所部之民○未必肯盡從也○雖其自言權勢之強○甲兵之盛○有謀善戰○爲民所附○蓋欲自誇○以求售耳○未必然也○借令實能舉兵○以與諒祚爲敵○戰而勝之○則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若其不勝○必引其餘衆○南奔中國○諒祚悉其境內之兵○以追之○怒氣直辭○長驅入塞○當是之時○非口舌文移所能解也○臣恐朝廷不惟失信于諒祚○又將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餘衆無幾○猶可以縛而送之○以

緩諒祚之兵○然形迹已露○諒祚必叛無疑○若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不肯如山遇束手就死○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更爲中國之患○未有涯也○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疏奏不聽○而夏人始貳○神宗初諒祚卒○子秉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強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西夏○當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時



可併而撫也。且唃氏子孫寤征差盛爲諸羗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于漢有肘腋之助。而于夏人爲斷兵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文彥博難之。而王安石大喜，以爲奇謀。力上之，請卽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以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

絕夏人鈔畧之患，而部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于西域每得其地，輒建爲州，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群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與帝召中書議，安石大喜之。彥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興作。及工旣動，知不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也帝不以爲然  
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面訾之曰王者誠善  
計有成屋于胸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  
者耳彥博語塞乃詔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  
中又以爲詔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  
司于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失安石怒奪  
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  
閑田僅得地一頃業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  
爲謫舜卿而令韓績附會成其事詔旣主洮河安撫

司事以蕃部龕龍珂左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  
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二萬人于是名占渭  
砦爲通遠軍使詔知軍事以圖武勝詔引兵築訖神  
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人寇詔率兵度竹牛  
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  
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抹耳山知德順軍景  
思立以涇原兵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于南甲一  
擊木征于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詔將大軍從東  
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城首領瞎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藥棄城遁餘衆出降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名熙州  
已進復河岷于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  
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帝御紫宸受朝賀輟  
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  
于他路西人疲焉時帝銳意開拓希功者競逢指言  
內附六年冬章惇擊南江蠻平之湖北蠻各以其地  
降遂置沅州後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  
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其明年熊本討瀘夷降之本  
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

十二柯陰爲鄉導耳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州其  
徒股栗願矢死自贖而柯陰一酋不至本進討敗之  
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于是烏蠻羅  
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  
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檄奏詳明近時鮮  
儷擢集賢殿修撰西南用兵自此始久之本又擊渝  
州僚降之置南平軍惇又招降下溪州詔築城賜名  
會溪戍以兵自是五溪皆平于時廣西亦屯兵以備  
邊交人畏之劉彝聽偏較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



古  
今  
卷三十一  
一  
戈般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亦不得達于是遂  
分二道而寇連陷欽廉二州事聞以郭逵老于邊事  
將兵討之趙卨爲副仍詔占城占臘合擊交趾逵自  
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  
趙卨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  
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請軍門納  
款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初熙寧中  
王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于二虜無爲也增城  
堡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至是契丹主洪基遣蕭禧

來言疆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矣帝手詔  
諸老臣博謀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  
廷舉事不以大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  
見形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  
界實以觀中國之俯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  
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舶招來之于國  
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  
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  
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



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伎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徃義勇民兵將較甚整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于備禦不啻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頒降方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于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繇然橫使再至

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卽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歎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土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畝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大



古今治平畧 卷三十一  
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  
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以  
爲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  
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麤勇寡  
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  
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  
之敗况今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  
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  
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宣命邊吏退

近者侵占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  
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  
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于計爲長也弼  
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  
事云七年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甚詔自京  
師還之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  
守詔命徹之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  
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羗城破西



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木征知援絕拔  
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  
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詣軍門乞降韶  
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  
議欲棄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  
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八年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時劉忱  
等與蕭素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  
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

爲界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  
等遷延爲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  
辯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  
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遣括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  
與議不能屈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  
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秋七月詔韓縝如



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會安石再相帝問之安石度不能難乃謬爲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于是詔于分水嶺爲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嗚呼安石爲神宗變法大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于破遼而志願畢矣然畏遼之大故將用于遼必先于夏又先于群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圖之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已者之論無非此心也于是王

韶試于熙河章惇試于湖北熊本試于瀘夷郭逵試于交趾皆能尚有所得而試于夏則得不償其失彼遼不待其試而先求地安石爲欲取之必與之之說卒割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蓋安石之技窮而神宗漸以沮悔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踵其故智以用于哲徽之時適值遼有釁躍然攻之以卒安石之所圖而遽以國斃焉故前宋之亡本于安石爲神宗謀破遼而已

八年董璪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羗多叛歸之帝



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十年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時蘇軾代張方平諫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

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至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繇用兵至于興師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



古今治平要略 卷三十一  
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繇敗而亡者不可勝數。漢唐用兵于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

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者，何？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降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梅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我殺已降，浮繫老弱，斃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強砥礪，奪于功名，故沈起、劉夔復發于安南，使

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資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屠于白刃，筋骨絕于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



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于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所在盜

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不聽元豐四年夏人幽其主秉常知慶州俞克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有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毋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帝然之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乃決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兵難不可帝  
曰夏有釁不取則爲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  
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  
笑曰此真鄙生之說耳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  
可畱行固曰然則孰與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  
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  
原王中正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氈集  
兵會伐九月李憲復蘭州种諤克米脂城冬十月高  
遵裕復清遠軍十一月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

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  
遇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  
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進遵裕至圍城十八  
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  
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夏人躡之復  
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畱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  
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進至夏州會大較劉歸  
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  
勝計王中正自省州行至奈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



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師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餉，運不可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繇，憲以

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王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斐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于闈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耳，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已而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請執政王珪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畱。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廷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

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獲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畱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禧等旣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畱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進薄城下。珍兵陳于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已搖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  
自退耶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  
曰此鐵鷁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  
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旣濟震盪衝突大眾繼  
之珍銳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  
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  
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  
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  
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悉攻城遂陷禧

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較死  
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  
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  
浮屠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羗義保死  
者六十萬人事聞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  
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  
武之敗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進攻取之策禧素以  
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信邊臣不  
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于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



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悞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六年春夏，入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爲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畧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爲熙河安撫經畧都總管，而夏人亦弊于兵。移書示經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昌祚答之。及人寇，屢敗，國用益竭，乃上表帝。

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其新復城砦，徼循毋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哲宗初卽位，秉常遣訛囉聿求蘭州米州等五砦。司馬光言：靈夏之役，本繇我起。今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此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耻，無乃甚于今日乎？願勿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與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書以給還尋遣使封其子乾順爲夏國王夏人自得回砦連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境且遣使欲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朝廷不許四年夏主乾順乃奉其母率衆五十萬入鄜延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乾順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

退金明遂陷初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衆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知渭州章榘以夏人猖獗上言城葫蘆河川據形勝以偪夏朝廷許之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砦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葫蘆河州築二砦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陰夏人聞之帥衆來爭榘迎擊敗之城成賜名曰平夏城靈平砦章惇因請絕夏人歲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境土凡五十餘所惠卿



乞諸路出兵乘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聽惠卿期約  
惠卿遂遣將官王愍攻破宥州尋又奏築威戎威慮  
二城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章惇開邊隙故諸興  
役進築夏人圍平夏章惇禦之獲其勇將嵬名阿理  
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禦紫宸殿受賀時元符  
元年也柰在涇原日久嘗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  
邊不得安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  
圉然後諸路出兵擇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章  
惇與柰同宗言多見采繇是屢敗夏人而諸路多建

城柰以逼夏夏人不復振于是求援于遼遼主遣蕭  
德崇來爲夏人議和詔郭公章待之復書謂若果出  
至誠悔謝罪當徐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二年置西  
安州從經畧使章柰請也

初吐蕃阿里骨死子瞻征嗣瞻征性嗜殺部曲駭貳  
錢羅結奔河州說知州王瞻以取青唐之策瞻言于  
朝章惇許之至是瞻引兵趨邈川守者以城降瞻晉  
屯之瞻征自知其下多叛乃脫身自青唐來降于瞻  
詔胡宗回帥熙河以節制之蓋元豐中雖合蘭會與



熙河爲一路而會州實未復至是始城會州以西安城六砦隸之瞻征旣降于王瞻而瞻總管王愍爭功交訟于朝于是青唐大酋心牟欽瓊立木征之子隴拔爲主其勢復張瞻征大懼熙河帥胡宗圓督瞻進師急攻隴拔及心牟欽瓊等皆立降瞻入據其城詔以青唐爲鄯州瞻知州事邈川爲湟州王厚知州事夏人屢敗遣其臣嵬名濟等來謝罪且進誓表詔許其通好自是西陲民少安

崇寧初蔡京復開遼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巴奉谿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右正言任伯雨上疏曰神宗所以能用兵取熙河者不獨英謀睿斷委用得人蓋以承仁宗數十年天下富庶之後紹聖之初所以能五路進築者亦以承元佑十年休息之後今日邊隙視紹聖之初爲益廣財用視紹聖之初爲益乏勁兵健馬視紹聖



之初爲益耗謀臣將帥視紹聖之初爲益少加以鹽池損壞歲失財用三百餘萬關中累年荒旱物貴人飢生齒流移十減六七今年雖豐物價猶五倍平日以此觀之邊事不可復生亦明矣去年邊臣邀功召寇強欲兼并湟鄯二州自去藩屏覆軍殺將已失其一今湟州雖存勢又孤絕荒山窮谷地不可耕道路險阨又難餽運得之無用徒耗中國又湟鄯二州均爲唃氏之地鄯大湟小唇齒相依旣已棄鄯湟州勢難獨守國家守之且有五患朝廷前年取天都山置

西安州取葭蘆寨置晉寧軍無所不可何者此夏賊之地吾讐敵之國取之有名也今湟州乃唃氏之地唃氏世效忠順有功國家真宗仁宗繼嘗封爵乃朝廷與國因與國之亂而貪其土地失信背義取之無名絕夷狄向化之意一患也國家征伐夏賊所以無熙河以西之憂者唃氏爲籬落也今旣取湟州則唃氏餘族不爲吾助吾必有西邊費財用師之備二患也國家買馬歲萬二疋而責青唐十居七八今旣爲讐則馬不復至二年一疋不買亦可見矣西北無馬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大失邊備三患也。河南有郎阿章族，河北有瞎養呢族，平日與唃氏同輔國。中今吾既與唃氏爲讐，則彼畏吾有吞并之心，必與夏賊連結以抗中國，四患也。萬一夏賊因唃氏之困，掩取其地，則勢力益強，永遠爲腹背之害，五患也。不聽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功成耳，遂行。多羅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

中流矢去，道遇多羅巴與俱遁。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三年，王厚復鄯廓州，五月封蔡京爲嘉國公，以厚爲武勝節度，卞後厚將大軍趨廓州，羗酋落以衆降，遂入廓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卞後鳴呼吐番之裔，守護西寨，爲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于其國，唃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



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初蔡京任陶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每進築一城寨卽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使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時京使王厚招夏監軍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弟請保忠還爲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爲夏所殺亦

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于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黥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十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谿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爲羗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巴而羗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敕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五路將帥劉仲等



囚服聽命蒙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  
獄既具蒙還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  
明子玉縊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  
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  
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  
禦使四年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攄之使  
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  
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歸而復命議者以爲  
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

潁州五年許夏人平廢銀州爲銀城罷五路經制司  
徙陶節夫知洪州大觀元年南丹州地與宜州及西  
南夷接壤世爲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  
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  
公佞以南丹州爲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  
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京以功  
加太尉而召祖道爲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  
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  
鹽粟無限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



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繇是麗恭孫  
趙遁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久之麗恭誘涪  
州夷內附以其地爲珍承州夏五月童貫復洮州詔  
加貫簡司空而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  
蠻納土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諸州四  
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  
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畧安撫使于是渝州蠻內附  
以其地爲秦州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爲遵義軍及播  
州二年林攄有罪免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闕下

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  
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繇是始有北伐之意政和元年  
童貫旣得志于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  
之乃以鄭克中克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  
以宦官爲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羌故欲  
見之因使觀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當是時女直已  
蹙遼僭號稱大金矣  
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慎之地元魏時有五  
部唐初二部而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



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已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聶部反將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具得其山川險易爲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卽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禽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之已果禽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女真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嬖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真厭苦

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而遼亦內亂宗真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時燕人馬植故仕遼爲光祿卿行污不齒聞貫以大闢使至盧溝則見夜其待史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良嗣獻策言女直恨遼人刺骨而天祚失道國必亡本朝若自登萊浮海詣女真與結約夾攻遼遼可圖也帝悅之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中國失燕雲爲大辱與王黼力主其事于是遣武義大夫馬政使女真結好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金報聘賜良嗣國姓以右文殿修撰名市馬實約夾  
攻遼請石晉故所棄地以爲分朝散郎宋昭上書言  
遼不可攻金不可憐憐之必爲中國患兩國之誓曰  
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以孝  
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今承平日久民不識兵  
而兵端自我始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  
于塗炭之中使肝腦塗地乎乞斬黼貫良嗣以已難  
京怒編管海外金報命如約熙河將趙隆有武力貫  
欲籍以圖功撫其背謂之曰若與我共此封拜可得

也○隆○曰○隆○武○夫○豈○敢○干○一○時○功○賞○敗○祖○宗○二○百○年○盟○  
好○乎○今○啓○釁○恐○異○時○萬○死○莫○贖○也○貫○默○然○無○言○鄭○居○  
中○于○政○府○面○質○京○曰○公○不○爲○國○守○盟○約○而○輕○造○此○端○  
何○也○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公○壹○不○聞○  
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今○啓○釁○卽○異○時○百○萬○生○靈○肝○  
腦○塗○地○將○何○以○居○之○京○亦○默○然○惟○帝○亦○以○爲○睦○寇○初○  
平○憚○用○兵○悔○之○也○獨○王○黼○欲○攘○以○爲○功○爲○帝○言○中○國○  
與○遼○盟○雖○久○實○敵○國○也○何○損○于○信○今○不○取○則○燕○雲○故○  
地○爲○金○有○後○于○何○復○之○于○是○詔○童○貫○爲○河○東○北○宣○撫○



使蔡攸爲副使勒兵十五萬以應金都統制种師道  
日師直爲壯曲爲老今日之舉如盜入鄰家不能救  
又乘之分其室也曲甚矣盍已諸貫不聽遼使來言  
日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惡也今射一時之利  
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竊爲大國不  
取也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會  
遼將郭藥師率所部以涿易二州來降詔授恩州觀  
察使導攻燕而貫遣劉延慶將兵十萬出雄州渡白  
溝師亂次濟藥師曰今大軍跋隊行而不設備有如

敵設伏掩擊殆必危者也不聽至良鄉而敗延慶遂  
壁不敢前藥師曰燕晉守兵度不滿萬人今悉師來  
矣燕內虛願得奇兵五千人從間道襲之誠可得也  
延慶曰善藥師因請延慶子光世簡師爲後繼許之  
于是藥師帥所部夜半發盧溝倍道進質明先登奪  
迎春門入而光世渝約不敢前藥師勢孤縋城下走  
而免于是遼將分兵斷饒道得漢卒二人繫帳中傳  
令曰吾師三倍漢軍可克也明舉火則分左右翼而  
精兵衝其中必殲之乃逸其一人還言之延慶以爲



信卽自燒營遁士卒相蹂踐者百餘里自熙豐所造新樣弓刀械器幾盡當是時中國承平久天下耗弊業枵然有外強中乾狀而將怯士頓師伐遼輒屺藥師還進安義軍承宣使然亦知中國不足恃中懊悔悞降矣雖京亦私內憂之童貫以伐燕再不勝而懼則密遣使如金求如約夾攻燕金許之分道疾進攻居庸關墮遂克燕而中國師失期不出于是燕五京悉爲金有而中國一戰未嘗勝尺土未有得也金乃遣騎送趙良嗣還自燕且獻書是約克燕日割

石晉故所賂契丹地爲分而平營灤三州非晉賂乃劉仁恭獻後唐求援者也至是朝議欲得之遣良嗣往請而金人見中國數敗屺輕之又以燕本以攻取得宋失期爲負欲背約謂良嗣曰營平灤吾要害地吾欲作邊鎮何可得也今獨與若燕薊景檀涿易凡六州燕京亦本朝兵力攻得之其租稅當輸之本朝宋必欲營平灤卽燕薊不與矣良嗣曰往所約者山前後十七州今云然如信義何且租稅地產當隨地豈有與其地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自我得之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當歸我今以與若國所謂取諸懷而與之者也于租  
稅何有大國熟計如不許則涿易吾土也請速追涿  
易之師無久畱我疆良嗣報命而中國憚兵一聽  
之不復以負約爲責而以銀絹代租徃報命金終顧  
吝燕又知中國不足忌而王黼欲其功速成盡許之  
要增歲幣則許遼舊歲幣四十萬要增租稅又增燕  
京代稅錢百萬要歸叛人則許簿送諸叛人求糧餉  
又許二十萬石饋之于是金意滿乃遣使以誓書及  
燕六州來歸而天子論復燕薊功京黼攸皆進位貫

爵徐豫二國公已援神宗詔復全燕地者胙土錫王  
貫進廣陽郡王時燕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人  
所驅掠而北獨空城于是悉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  
餉軍又徧率天下府州縣各悉科免夫錢以佐之海  
內困弊轉運使呂頤浩言今開邊遠雖悉力竭財懼  
後終難繼且條燕山河北危恙者五事以上帝怒奪  
一官初粘沒喝欲渝燕雲之約金主曰海上之盟自  
我許之何可忘也我死汝自爲之會金主卒其國所  
謂完顏太祖者也弟吳乞買嗣而張毅以平州來歸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欲嫁禍王黼復勸帝納之金以納叛人來責函穀首  
昇之當是時金使數往返中國諸山川道路險易迂  
直阨塞及朝廷虛實治亂業盡得其要領粘幹喝與  
斡離不者勸金主必南伐毋後時于是粘幹喝帥諸  
將自雲中趨太原斡離不捷懶帥諸將自平州入燕  
山時童貫爲金人所紿云許割蔚應飛狐靈丘徃受  
地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則遣使好逆之使至軍責  
庭參畢前議割地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諸要塞膏  
美地耶地信美然不可得也今山前山後皆我有未

論第別割數城來贖罪可也使還以告貫謾言曰金  
初立國何敢爾未之信勸爲備不應而粘沒喝遣使  
持嫚書來責渝盟曰必速割河東河北地以大河爲  
界用存宋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膽落不知所爲卽  
以赴闕稟議爲名欲還汴時貫以郡王太尉兼宣撫  
使督師矣太原守張孝純止之曰金渝盟王當會諸  
路將士力捍之太原險可守也王去則人心搖是以  
河東與金也河東失河北亦未易保願少畱貫艱然  
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畱貫置帥臣何爲遂宵



遁○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許○大○威○望○卒○有○變○乃○奉○  
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先○是○郭○藥○師○以○殺○張○毅○  
而○懼○曰○金○人○欲○得○毅○卽○與○毅○脫○令○欲○藥○師○藥○師○能○自○  
保○乎○于○是○諸○降○將○士○皆○解○體○而○藥○師○專○制○一○路○兵○朝○  
論○頗○疑○之○以○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  
察○其○去○就○藥○師○迎○拜○帳○下○父○事○之○貫○大○喜○歸○爲○帝○言○  
藥○師○必○可○倚○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至○是○遂○以○燕○叛○降○  
金○燕○州○縣○盡○陷○金○旣○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  
導○懸○軍○深○入○矣○乃○大○恐○始○下○詔○罪○已○求○直○言○太○學○生○

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藥師成陰賊  
于內李彥結仇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  
又從而開隙于燕此六賊者也異名而同罪惟肆諸  
市朝謝天下邇英殿說書楊時言今事勢如積薪已  
然當自奮勵以作遠近之氣若示以怯懦不振之形  
則大事去矣諸要害地當嚴爲守備近邊州軍宜堅  
壁清野勿戰使自困而擊之敵攻城邑遣援兵外襲  
令腹背受敵使無邇都鄙若因仍不圖敵深入內薄  
都城殆而已矣且言今日事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附雖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守也。免夫之役毒破海內京城工作東南花石其害尤甚。欲致人和必先去此三者。于是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罷道宮及行幸諸局。而金師深入避狄東南之議起矣。時天子溺宴安之日久。忠賢入黨籍。禁錮國無君子。公卿皆京黼所引用。並邪佞庸賈。獨謾誕爲侈驕。左右焚汰。聞師命卽震懾奪氣。欲南避一籌。未能展。于是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是爲欽宗。上皇東行幸亳以避敵。而天子居守金濟河。宰執請南幸襄鄧以紓難。兵

部侍郎李綱以行營參謀官請對曰。信如是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委陛下。庸得而棄之。太宰白時中曰。都城單弱如此。何可守。綱曰。盡天下城池深堅。寧復有如都者。都不可守。孰爲可守。且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咸在今。捨此安歸。惟願將士撫民心與固守。待勤王策之上也。語未卒。內侍巡城還言。城樓櫓不具。城東壕淺不可守。帝顧綱曰。卿試往觀。朕于此俟卿。綱循視訖。亟還請曰。城堅且高。諸樓櫓誠未備。然守得其道。卽不具無損。壕池惟樊家岡而下以禁地。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毋開鑿誠淺狹然精兵強弩據之保無虞也帝問誰  
可將者綱言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者固將  
以用之也時中邦彥等雖書生未知兵然籍其位號  
撫將士以抗敵其職也時中勃然曰綱自料能將兵  
否綱奮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臣其敢違難乃  
以綱爲右丞兼親征行營使已帝入時中邦彥語欲  
決幸襄樊而命綱畱守綱力陳不可且言唐明皇聞  
潼關失守卽幸蜀使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僅乃  
復之此殷監也陛下初卽位中外欣載四方勤王兵

不日雲集虜深入可坐得廟勝之策苟六飛朝發京  
師夕亂雖臣等百十人畱守何益願爲社稷故自勉  
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泣曰朕不能畱矣  
綱泣拜以使邀之帝意稍定俾中使追中宮還因諭  
綱曰朕爲卿畱今治兵禦敵之事一委卿毋踈虞可  
也綱惶恐受命是夕綱宿尚書省詰旦朝則道路洶  
洶太廟主已出寓太常寺矣至祥曦門禁衛已擐甲  
乘輿已駕六官僕被升車矣綱皇遽厲聲謂禁衛士  
曰汝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拉



殿帥王從濬入見曰陛下昨許臣留今戒行何也今  
六軍父母妻子皆在城孰肯捨之去者萬一中道散  
亡孰與爲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未遠以健馬  
疾追何以待之帝感悟命輟行宣敕諭六軍六軍皆  
拜呼萬歲已綱治守戰之具日集而分遣使督諸道  
兵入勤王癸酉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李邦彥  
力請割地爲和以紓難而金帥亦謬以議和緩四方  
勤王弛中國防禦許遣親王宰相詣軍前更誓書結  
好和可得也于是邦彥贊和議益力帝求大臣可使

者綱請行帝不許曰卿性剛往且有激不可命左丞  
李棬往綱爭之曰虜氣盛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款  
以和然所爲和者得策則全安不然禍愈甚無益也  
棬柔懦恐悞國因反覆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  
人許金幣過適後且不可繼且北狄婪稅往必張聲  
勢厚要求覘中國俯仰如有求輒得彼益肆無憚矣  
願陛下熟察而李棬竟遣至金師幹離不者南向坐  
棬北面拜膝前行皇怖失所言幹離不謂之曰汝京  
城破在頃刻吾所爲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故欲存



趙氏宗社耳。今議和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兩，牛馬百萬頭，幣百萬匹，尊國主爲伯父，割中山、大原、河間三鎮地以和。遣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渡河，幾可得耳。稅唯唯退。與金使來索賂，邦彥等勸帝悉從之。李綱言：金所需金幣竭天下力且不足，况都城乎？太原、河間、山中號三鎮，實十餘郡地，塘濼險阻皆在。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軍翼順、僖三祖陵寢在焉，何可棄也？至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不若遣辨士前與之議，所爲不可者遲留數日，大兵雲合戰。

則剋卽不戰而與盟亦且憚中國而和和可久矣。李邦彥曰：都城破在旦夕，何有三鎮？况金幣乎？綱不能奪，固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姪及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傍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



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師道至洛聞幹離不  
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且駐杞水以  
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圍不進形見情露祇取  
辱焉金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  
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  
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  
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  
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二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  
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直不知兵豈

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  
知樞密院事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  
許肩輿入朝金使王訥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  
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  
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時朝廷  
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  
王兵益集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恃日甚其勢非  
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



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與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因遣使趣師。道戰會姚平仲，忌功名，獨歸。种氏乃先期擊之，兵敗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

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金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遣王洵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洵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且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而以蔡懋代廢親征行營司。翌日帝令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尋以太學生疏留，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塞簾視之，日果



古今通纂 卷三十一  
我公也相與聲喏而散。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床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砍傷平民者，皆即斬。以狗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

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幣數，遣韓光喬來辭退師。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京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京師解嚴，師道謀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亦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又不聽。俄而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師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啓釁時  
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而師道既復罷矣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剪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  
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  
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  
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  
失利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  
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已而粘沒喝攻太

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  
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  
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  
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  
皆爲所敗平陽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嘆曰  
闕隘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之威勝軍  
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  
州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  
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幹離不知師旣退自當遣兵



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  
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  
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啓上于是  
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  
金人相及于滹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  
有邀擊之意矣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  
而粘罕之兵果退還雲中畱軍圍大原如綱言乃詔  
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甯隆德先敗  
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

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復命种  
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川置  
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  
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各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  
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  
中渡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繇邢相間提出上  
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至中山  
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擊之幹離不  
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于是詔綱



迎太上皇于南京既還入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  
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爲朝廷堅守  
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  
修邊防以待之于是爲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  
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爲今之  
計莫若于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  
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  
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隸德博建橫海軍  
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

綱力爭之不能得夏五月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  
并徑與姚古相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  
榆次等縣畱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畱兵分  
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趨  
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日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  
髮從軍今老矣忍爲此受罪乎即日辨嚴約姚古及  
張顯俱進而輜重犒賞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  
陽爲金將完顏括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趣榆次至殺  
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



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顯皆失期不至師中兵甚饑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畱僅百人師中身被七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兵乘勝迎古遇于盤佗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大抵自賊馬旣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

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師道以病丐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會太原圍急帝將遣援南仲因曰欲援太原非李綱不可乃以李綱爲宣撫使以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李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



乃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入對帝曰卽爲朕  
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  
容于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  
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  
上爲之感動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  
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  
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  
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  
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

且以軍法勒諸道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趨赴太原綱乃遣解  
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王以寧與折可求張思正  
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  
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  
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常具論之雖降約束而  
承受專達自若于是劉韜兵先進金人併力禦之韜  
敗潛與敵遇于關南亦大敗恩正等領兵與張灝夜  
襲金婁室軍于文水小捷明日戰復大敗可求師潰



于子夏山于是威勝軍隆德府汾晉澤絳民皆渡河  
南奔州縣皆空綱以張灝等違節制而敗又上疏極  
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及范世雄以湖南  
兵至因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  
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于是金幹離不粘沒喝  
復分道南侵而遣其使王汭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  
請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及加其主徽號時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  
畧自如諸軍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中丞呂好問請

亟集滄滑邢相之戍還奔衝列勤王之師于幾輔衛  
京邑不省金陷真定攻中山而耿南仲唐恪等獨懼  
懼請割地好問率臺諫劾之貶知袁州詔南仲如幹  
離不軍聶昌如粘沒喝軍且議割地昌爲絳民所殺  
南仲至衛州怯不前名謁康王奔相州初南仲爲東  
宮官十年謂當得柄局而吳敏李綱越次位已上心  
不平故每事異議力阻戰守與吳开堅請割地以成  
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而金將幹離不自真定  
兼行至汴都屯劉家寺粘沒喝自河陽至屯青城時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天下援兵爲唐恪耿南仲罷遣無至者城中唯衛士  
及弓箭手七萬人皆募市傭以充乃募死士以蠟書  
間行出召兵拜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令帥諸  
道師入援南仲恪猶以和爲解獨開封尹何棨稍果  
悍中無計慮獨引蘇軾議東遷失計勸上爲堅守南  
道都總管張叔夜將三萬人冒圍轉戰至帝御南薰  
門見之叔夜言唐自天寶後屢失屢復者以天子在  
外于號召四方易也虜勅甚願暫詣襄陽規幸雍帝  
習見春初以城守獲全又見金人薄城下恐出亡不

免默然者久之詔叔夜將兵入都城時執政孫傅何  
棨信衛士郭京言能施六甲六丁法可生擒金帥掃  
蕩之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問技擊能否但擇  
年命合丁甲者將之藉丁甲神力足抗敵所得皆市  
井游惰旬日而足朝廷深信命以官賜金帛或謂傳  
自古未聞以丁甲法成功者不可聽卽聽之姑少付  
之兵俟有功乃任今專倚之懼必爲國家羞傳惑京  
言以爲自古大將成戰功未有不繇丁甲法而得者  
獨秘不露耳汝何知于是京師妄人募衆稱六丁力



古今治亂 卷三十一  
士稱北斗神兵稱天闕大將以應京京懼情得浮與相唯諾而宣言非危急吾不出大率本世主信道教人習倚鬼神爲姦欺而然也會天大風雨雪連日夜不止帝徒跣禱雪彌甚士不能毅弩何桌趨郭京出師徒期者再三不得已乃令守禦人盡下云作法忌竊視啓宣化門以出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以觀金分四翼躁而前我兵走京白叔夜曰非自下作法不可矣因下城引餘衆南遁走襄陽誅死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死而城陷帝聞慟哭曰

不用种師道言至于此以前金師退時師道請邀擊扼之河爲衆沮故也金旣入城患中國獨惟怯失守非百戰所克也懼都下人悉力巷戰猶宣言許和邀上皇出郊帝日上皇驚憂成疾必欲行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勒降表請降畱二日金粘没喝以爲是机上肉不足慮不如聽還括金帛厭乃後執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士迎掩面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金遣使來索金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三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遺金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



古今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河東金人度金帛盡不可復乃邀帝再至營帝有難  
色何泉李若水勸之行宣贊舍人吳革白泉言天文  
帝座傾車駕出必墮宗不聽命孫傳輔太子監國而  
與泉若水如青城畱不遣泉慙不食死金逼帝易服  
若水抱持哭不屈死金吳乞買得降表廢帝及大皇  
爲庶人于是粘沒喝命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吏尚書  
莫儔入議立異姓而邀上皇如軍衛將范瓊劫上皇  
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若大  
宮有位號者皆從金懼諸王諸宗室有畱者且遺患

督開封尹徐秉哲致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母藏  
匿括三千餘人綴衣袂令相聯屬如金軍孫傳畱太  
子不遣宣贊舍人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  
圍出傳不可欲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併宦豎  
數人殺之給金人謀五日不定而开儔督脇急瓊劫  
太子皇后共車出如金軍士庶走隨太子哭太子亦  
哭呼百姓救我哭聲震天孫傳從死革遇害已議立  
異姓衆相視莫敢發相時雍私于开儔問之二人微  
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信也適尚書員外郎宋齊



愈自金軍至衆問之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以張邦昌入議狀閉百官尚書省環之兵諭之衆唯唯時雍首署狀衆從之獨簽書密院張叔夜不署狀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太學中不署名而御史馬伸奮與御史吳給中丞秦檜共爲議願復立趙氏後且論邦昌傾危不可立金人怒執叔夜檜北去而以冊寶命邦昌爲帝國號楚邦昌入尚書省北向拜舞受冊寶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閣門傳令勿拜時雍

率百官遽拜邦昌東面拱立受是日風霾日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開儔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于是幹離不遂脇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王夫人邢氏繇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張叔夜陳過庭司馬禮秦檜等繇鄭州去叔夜扼吭死邦昌率百官遥辭二帝于南薰門有慟哭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



大清樓秘閣三館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優倡之屬及府庫蓄積爲之一空嗚呼自古夷狄爲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陵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旣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人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旣殺其酋撻攬虜情

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于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爲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簿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爲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旣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于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



者追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  
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劫寨小衄遂  
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  
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于能守而于和  
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爲國堅守朝廷始  
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  
金人唯欲造爲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  
者信之以爲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爲  
害于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爲割河北河東

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  
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  
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  
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何如也夫金  
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  
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  
滅之今于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于禍  
敗如此豈不大可痛哉或謂宋之兵力不追金人遠  
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



古今治平略 卷三十一  
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  
失機會弗可爲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關之意兵  
不過六萬大半雜種而北河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  
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  
既嚴援帥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  
以餘軍待其抄擄卽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  
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  
而朝廷皆不以爲然且上下遽爾相慶以爲無復可  
虞于是迎上皇于東南啟西兵于關陝勤王之師盡

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種師道之言曾  
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已塞而猶議三鎮  
棄守之利害豈非一失機會不復可返也哉夫夷狄  
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  
憐以望其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  
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不再  
來何爲不盡取哉若夫將士習于軍政久廢之後固  
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  
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心腹也今與人鬪腹心怯



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  
 之用命蓋亦難矣○故金人常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  
 定時我已渡河○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  
 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  
 張邦昌○吳敏○唐恪○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為言○未聞○  
 有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  
 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恠哉○

不獲月再延金○兩太風立○其家○即與日塞而○  
 祖前殿○望之文○陪○論○廿四○大○念○李○降○林○明○







